

陈有清先生的张謇研究与宣传

□ 张裕伟



陈有清

初识陈有清先生，是在疫情前几年的海门张謇研究会年会上。彼时我初入研究会不久，作为后辈，远远望着这位头发斑白却精神矍铄的长者，听研究会前辈们介绍他是如东张謇研究的领路人，心中充满敬意。2019年海门张謇研究会换届，我有幸就任第五届理事会会长，陈先生特意从如东赶来参会，会议结束后，他握着我的手，说了不少关怀勉励的话，那温和而坚定的语气，至今仍清晰如昨。此后陈先生因年事已高，又兼身体抱恙，来往海门参加活动就较少了。

2024年8月，惊闻陈先生仙逝，我即刻代表研究会赴如东吊唁。灵前望着先生的遗像，想起和先生为数不多的几次见面，心中百感交集。不久后，先生的夫人蒋秀英女士将他毕生关于张謇研究的成果悉心整理，分三次邮发给我——从1980年发表于南京图书馆《书评》的第一篇文章，到1988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《张謇》，再到各个时期陈先生接受各类媒体采访的报道稿、后学们的回忆纪念文字，以及散见于《华东师大学报》《中国纺织报》等报刊的文论、剧本等，拜读这些凝结着先生三十余年心血的作品，对陈先生在张謇研究与宣传领域取得的成果有了更为深切的体会。

此前我虽早已拜读过陈先生的《早春二月的雷鸣》一书，领略了其“亦文亦史、雅俗共赏”的笔法，但系统学习这些成果时，才更真切地触摸到陈先生张謇研究和宣传的脉络：从最初在“文革”阴霾中“逆时搜集”张謇正面资料的勇气，到《子规啼血》剧本创作中面对挫折时“不信东风唤不回”的韧劲；从带领如东同仁加入海门研究会成立如东分会的担当，到晚年将奖金捐给分会以支撑研究的赤诚……先生的每一篇文章、每一部著作、每一次奔走，都在诉说着他对张謇研究的执着和坚守。

透过这些沉甸甸的成果，一个立体的形象在我心中愈发清晰——陈有清先生是改革开放后张謇研究的先行者，在思想禁锢初解时便勇于拨开迷雾；是深耕者，以三十载笔耕构建起兼具深度与温度的研究体系；是宣传者，以剧本、随笔等方式将张謇精神的影响传播到更广范围；是播种者，让张謇文化在如东的土地上传承弘扬；更是践行者，用一生诠释着“得寸则寸、得尺则尺”的张謇信条。

张謇研究的百年历程，始终与时代浪潮紧密交织。自其1926年逝世后，对这位“实业救国”先驱的评价便随历史语境更迭而起伏：民国时期有少量追忆与评述，新中国成立后虽也有客观研究，但在特殊历史阶段，其形象逐渐被意识形态化解读。而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到来，更是将张謇研究推入至暗时刻。

这一时期，张謇被定性为“反动资本

家”，成为重点批判对象。那场“掘墓鞭尸”的“革命行动”至今令人齿寒——据张謇孙女张柔武回忆，红卫兵撬开张謇的墓穴，墓中并无金银财宝，仅有一顶礼帽、一副眼镜、一把折扇、一束胎发与一颗牙齿，这位伟大的先贤，连身后都没能得到安宁。在连篇累牍的批判材料中，他的实业救国被斥为“维护封建统治”，教育兴邦被诬为“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”，历史真相被彻底颠覆。

同样令人痛心的是，潜心研究张謇的学者亦惨遭池鱼之殃。曹从坡先生因整理张謇史料被批斗，被逼吞下刀片；管劲丞先生因坚持客观评价张謇，不堪迫害投水自尽……研究者的血泪遭遇，让本就步履维艰的张謇研究更添一层恐怖阴影，一时间，无人敢触碰这一“禁区”，相关史料或被焚毁，或被封存，研究几乎陷入停滞。

就在这样的历史余波中，70年代末思想禁锢初解，当多数人仍对“为资本家翻案”心有余悸时，陈有清先生却敏锐地从历史尘埃中嗅到了不同的气息。他听闻张謇墓中简单的陪葬品等细节后，内心受到极大震撼：“赤条条来，赤条条去，还不足以体现人格的高洁吗？”这句叩问，成为他开展张謇研究与宣传的起点。

彼时，“反动资本家”的标签尚未完全撕下，为张謇“正名”必须具有坚定的勇气。陈先生不顾压力，悄悄搜集张謇正面资料，开

始“偷偷摸摸”地研究。1980年10月，他在南京图书馆《书评》杂志发表《张謇及其〈古籍被讼将之如皋〉诗》，成为新时期较早为张謇发声的文字；1982年，《状元改行》《张謇与师范教育》等文章相继问世，如投石入湖，在张謇研究和宣传界激起涟漪。在“唯成分论”余毒未清的年代，他敢于跳出非黑即白的思维定式，在各项争议中坚持辩证分析。当出版社邀其撰写《张謇》简传时，他拒绝简单堆砌史料，而是融入新观点、新思考，即便在章开沅等学者的系统研究尚未问世、可资借鉴的成果较少情况下，仍以“三更灯火五更鸡”的勤勉，完成了这部新时期较早梳理张謇一生的著作。

当思想的坚冰被撬开一道缝隙，陈先生并未止步于“破冰”，而是以三十余年的执着，在张謇研究领域绵绵用力。他深知，历史研究既要“探骊得珠”，更要“让历史活起来”，于是以笔为犁，在史料与创作的田野上耕耘不辍。

在学术研究的维度上，他秉持史实与辞章并重的准则，于细节处见真章。1982年发表于《华东师大学报》的《张謇与师范教育》，不仅梳理了张謇创办通州师范学校的历程，更提出“师范教育是实业救国之基”的独到见解，将教育实践与救国理想紧密关联；在《张謇》简传中，他不满足于对张謇生平的生平铺直叙，而是聚焦“实业救国与康梁变法的比较”“张謇是成功的英雄还是失败的英雄”等核心命题，以新发掘的新鲜史料为支撑，作出独立判断。这些研究，虽无鸿篇巨制的恢宏，却深入探究了张謇文化的诸多重要问题，为学术界提供了具有价值的思考样本。

在陈先生身上较为突出的一点是，他尝试连接学术研究与大众传播，以文学化的笔触让历史人物更易被大众理解。1986年与罗延权先生共同创作的五集电视连续剧《子规啼血》，选取张謇从状元辞官到创办大生纱厂的关键历程，以“实业救国”为主线，串联起与翁同龢的交往等情节。该剧既力求体现“大生纱厂”初创时的艰难、“抵制外资的民族气节”等历史真实，又通过“灯下圈点《马关条约》至三更”“卖字筹资时与乡邻共用粗瓷碗”等细节，努力让“实业家张謇”的形象从史料中变得更鲜活可感。正如日本学者藤冈喜久男所评价，“将理论研究的成果化为形象的东西走到社会中去，走到平民大众中去”，可谓平实中见用心。

这种“文史交融”的探索，一直延续到其晚年著作《早春二月的雷鸣》中。全书以“人物传记”为骨，以“散文随笔”为肉，将张謇的一生拆解为数十篇短文，既考证“恩科状元”的由来“大豫盐垦公司的经营模式”等史事，又穿插“九门闸建造时的民间传说”“王开疆见张謇时的童谣”等鲜活细节。他还特意在每篇前加“导读”，或提炼精华，或“引而不发”，让学术性与可读性相得益彰。安徽大学林衍经教授评价其“亦文亦史，体式特别，材料丰赡，文笔气韵生动”，恰是对陈先生为学为文风格的精准概括。

作为如东的本土研究者，他的“深耕”始终扎根于乡土。张謇与如东的缘分，本就刻在血脉与实业的基因里：母亲金太夫人是耕茶人，夫人吴道愴是双甸人，他凭“冒籍”丰利张家得中秀才，亲手创办的大豫盐垦公司、遥望港九门闸至今矗立在如东大地。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这份深厚渊源却因历史尘埃的遮蔽，不为多数如东人所熟知。而陈有清先生，恰是那个弯腰进行“乡土记忆”的播种者，让张謇精神在如东的土壤里生根发芽。

早在20世纪80年代，当他在南通接触到老辈学者陈霜桥、瞿园守墓人黄杏桥时，便敏锐地意识到：如东民间藏着太多关于张謇的“活史料”。于是，他带着笔记本走村串户，听老人讲“四先生（张謇）开

垦草荡”的故事，查地方志里“大豫公司收盐税”的记载，访九门闸边“荷兰工程师与宋希尚治水”的遗迹。这些散落的碎片，被他一点点拼凑成“张謇与如东”的完整图景，让“乡贤张謇”的形象不再遥远。

2009年，他带着如东一批张謇研究爱好者主动联系海门张謇研究会，促成“海门张謇研究会如东分会”的成立。这一举动，让分散的星火聚成了火炬：分会成立后，他牵头组织“张謇与如东盐垦”研讨会，邀请老农、学者、文史工作者共话历史；带领成员重走“张謇垦殖路线”，实地丈量九门闸的结构、考证束公馆的遗存；还在如东中学、双甸小学等学校开展“张謇故事进校园”活动，用“宋希尚23岁建闸”“王开疆诵童谣见张謇”等故事，让青少年了解这位“家门口的实业家”。

他深知，“播种”不仅要“播下去”，更要“长起来”。为了让研究成果融入乡土，他在《早春二月的雷鸣》中特意强化“如东元素”：用一章篇幅写“血脉情缘”，厘清张謇与如东的亲属脉络；专文讲述“大豫盐垦公司的沧桑”，将其与当代沿海开发对接；甚至记录下“如东人对张謇的称呼从‘四先生’到‘实业家’的变化”，让本地读者从字里行间读到亲切感。正如他在书中所言：“要让如东人高呼：张謇与我们血脉相连！”

在陈先生的带动下，如东的张謇研究从“少数人的兴趣”变成“众人的事业”：分会队伍不断壮大，成果不断推出；大豫盐垦公司旧址、九门闸等积极创建文保单位，成为“行走的张謇课堂”；2016年，如东中天集团夺得“张謇杯”，更让“学习张謇精神”从研究走向实践。这些成果，无不印证着他“让张謇精神扎根乡土”的初心。

陈有清先生播下的“种子”，如今已在如东的土地上茁壮成长。当本地百姓说起“四先生”时的自豪，当学子们讲述“张謇办学”时的坚定，当研究者们丈量九门闸时的专注，我们便能读懂，所谓“播种者”，不仅是史料的搜集者、故事的讲述者，更是让历史精神与乡土血脉相融的牵线人。

陈有清先生对张謇的研究，从来不是案牍上的考据。“子规啼血”本是杜鹃鸟泣血悲鸣的典故，象征着执着无悔的坚守，而这四个字，恰是他研究生涯的生动注脚——从剧本遭否时的不屈，到著作成书时的呕心，他以极大的热忱，践行着对张謇精神的传承。

1984年，当《望虞楼》剧本（后更名《子规啼血》）创作过程中一度受挫时，他曾陷入“万丈高楼失足”的绝望。但市委宣传部苏子龙题写的“子规夜半犹啼血，不信东风唤不回”条幅，给了他精神力量。他将这十四字悬于壁上，日夜吟咏，以子规泣血般的执着打磨剧本，哪怕身体不适仍带病修改，最终推动五集电视剧《子规啼血》于1986年问世，让张謇的实业救国故事通过荧屏广为传播。正如戈宝权先生题词所言：“喜看子规啼血，感人肺腑至深”，这不仅是对作品的赞誉，更是与创作者精神的共鸣。

这份“啼血”之诚，在先生晚年成果《早春二月的雷鸣》的创作中也充分体现。为了将三十余年研究成果化作“雅俗共赏”的作品，他彻底打破作息规律——“早上四点钟醒了就四点钟起来，三点钟醒了就三点钟起来，最早是两点钟”，窗外的小鸟成了他唯一的凌晨同伴。书中每一个如东元素的考证（如从耕茶金太夫人的籍贯变迁到双甸吴夫人的家世），每一处历史细节的还原（如宋希尚建九门闸时的年轻锐气、王开疆见张謇时

的童谣），都凝结着他的心血和汗水。正如他自述：“书成之日我曾累倒街头，经过介人手术方从枉死城重回人间”。这份投入，让这部“亦文亦史”的著作不仅成为张謇研究的成果，更成为他生命与精神的延伸。

他的践行，更体现在对张謇“得寸则寸、得尺则尺”信条的奉行。如东分会经费拮据时，他将个人获奖论文奖金悉数捐出，笑言“张謇办实业不为私产，我研究他，怎能计较这些”；晚年虽病痛缠身，仍坚持带队考察如东境内的张謇遗迹，在大豫盐垦公司旧址前向年轻人讲述“沧海变桑田”的往事；即便在生命最后阶段，他还惦念着分会的研究计划，叮嘱后辈“多挖本地史料，让张謇精神在如东扎得更深”。

陈有清先生用一生证明：真正的研究



者，从来不是历史的旁观者，而是精神的传灯者。他对张謇的研究越深，受张謇的影响就越深——那份子规啼血般的执着，那份“累倒街头”也不放弃的赤诚，早已超越了学术研究的范畴，成为传承张謇精神的生动注脚。

章开沅先生曾言：“历史是画上句号的过去，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。”回望陈有清先生的一生，他正是这场“远航”中一位执着的舵手——在思想禁锢时扬帆破冰，在研究深水区锚定方向，在乡土间播撒火种，最终将生命的热度融入历史的长河。如今他虽已远行，但那些浸透心血的著作、凝聚智慧的研究、感召人心的精神，早已化作滋养后来者的春泥，孕育着张謇研究的新绿。

如今，如东分会的同仁们仍在续写他的事业：九门闸的水文数据在更新，大豫盐垦公司的档案在整理，“张謇与如东”的故事会在校园里开讲……这些点滴努力，都是对陈先生“把张謇故事讲给更多人听”的最好回应。而先生的治学准则和人格风范，更成为研究会的精神财富——提醒着每一位后来者：研究张謇不仅是梳理历史，更是传承一种精神；不仅是学术探索，更是生命与理想的对话。

“二月春雷挟雨来”，陈先生曾以《早春二月的雷鸣》之名，期待历史的雷声滋养心灵之花。如今，他虽化作春泥，但那雷声依旧回荡，那花朵正在绽放。相信在这片被他深爱的土地上，张謇研究的薪火将代代相传，而他的名字，也将与张謇精神一同被张謇研究与宣传者永远铭记。

以道德立身 以诚信立业 做文明市民